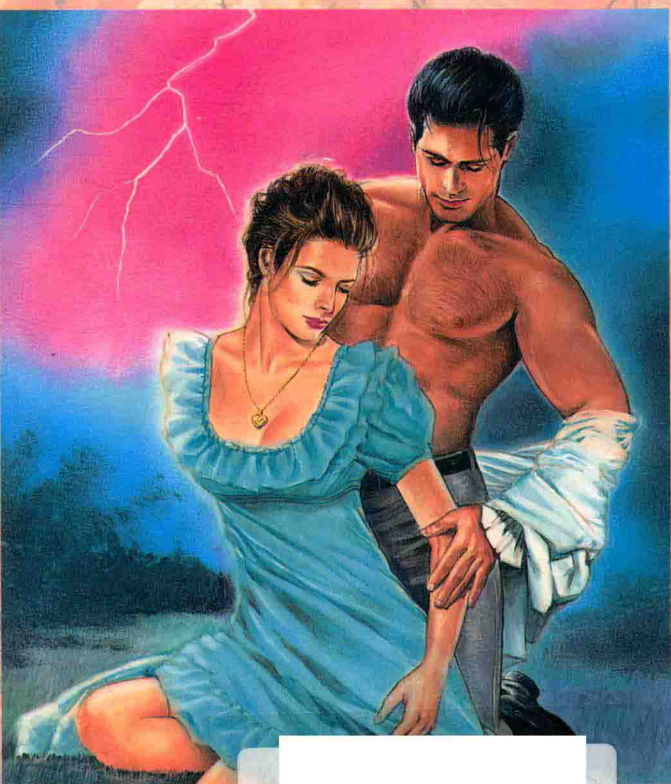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堂一瞥

芭芭拉·道生·史密斯◎原著

馬伊萍◎譯

浪漫經典444



A Glimpse of Heaven
by Barbara Dawson Smith

林白出版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.

天堂一瞥

A Glimpse of Heaven

原著者：Barbara Dawson Smith

芭芭拉·道生·史密斯

譯者：馬伊萍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浪漫經典之 444

天堂一瞥

A Glimpse of Heaven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7 · 3 月

原 著：Barbara Dawson Smith

譯 者：馬伊萍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

校對：張曉惠 周貝桂 周又玲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 創辦人：林佛兒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服字第444號

排版者：普度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路3段24號2樓

定價：新台幣

初版：八十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01-27-2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 加冷布丁路# 06-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

Tel : 02-7472996 Fax: 02-7438636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.

天堂一瞥

A Glimpse of Heaven

原著者 Barbara Dawson Smith

芭芭拉·道生·史密斯

譯者 馬伊萍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原著書名／

A Glimpse of Heaven

by Barbara Dawson Smith

Copyright © 1995 by Barbara Dawson Smith.

Copyright © 1997. Chinese translation

Copyright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
Maria Carvainis Agency, Inc.

in association with
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

浪漫經典之 444

天堂一瞥

A Glimpse of Heaven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7 · 3 月

原 著：Barbara Dawson Smith

譯 者：馬伊萍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

校對：張曉惠 周貝桂 周又玲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 創辦人：林佛兒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90-0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藝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樓

定價：新台幣 200元

初版：八十八年三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0-527-4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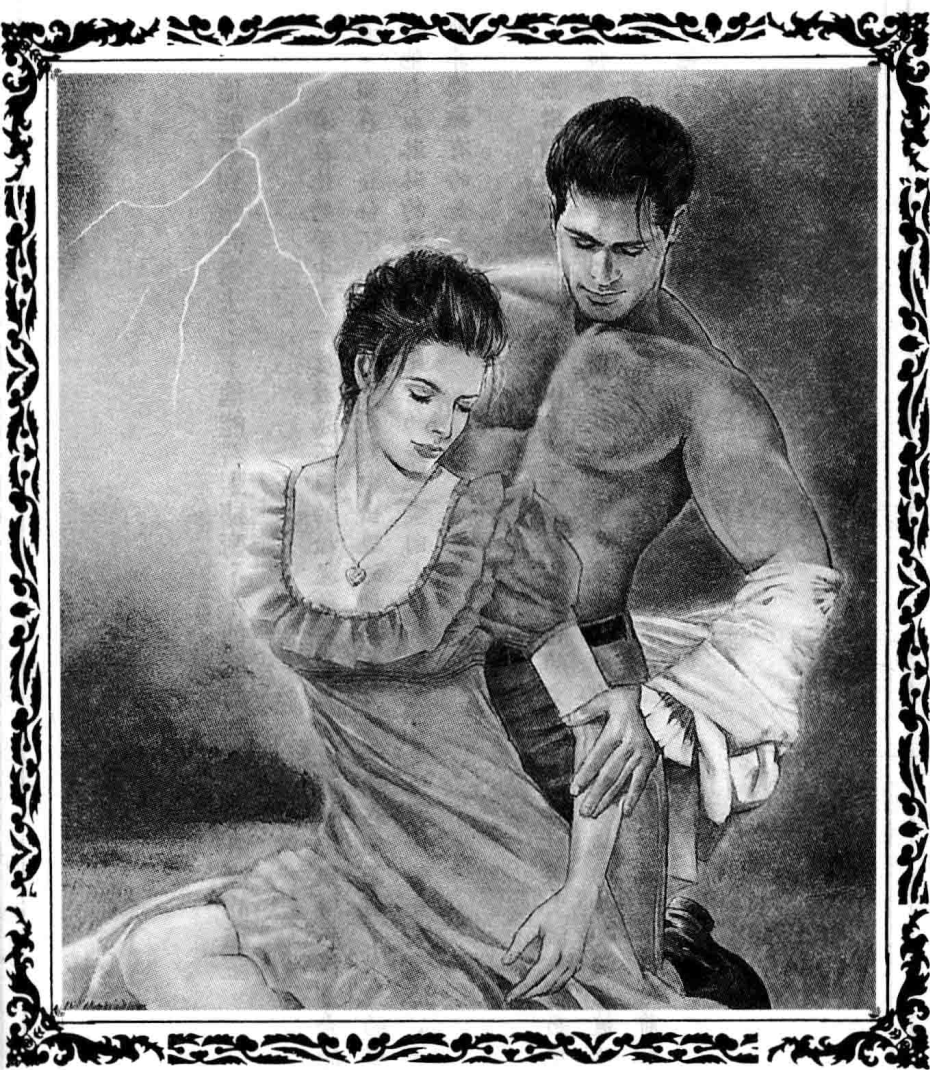
地址：60 加冷布丁路# 06-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

Tel : 02-7472996 Fax: 02-7438636

他能看到她的過去……他能看到秘密……他能看到她心中最深的慾望。

只有在他的夢中，一度放蕩不羈的松渥伯爵葛里翰見過像石凱琳一樣靈秀的淑女。現在，這位不斷在他奇特幻象中出現的神秘美女終於站在他面前——她的聲音將他自血淋淋的戰場上空死亡的邊緣喚回人世。但她也是他害死的友人遺孀；一個他非得擁有的女人。

凱琳憎恨松渥伯爵；這位大膽惡魔誘拐了她的丈夫過著腐敗的生活，繼而莽撞地投身戰場。但是現在，甚至就在她全力抗拒他魅力的當兒，她的心卻渴望被他征服。這位無恥狂徒是將她視爲下一任的玩伴？抑或誠如里翰所宣稱的，特地前來搭救她於危難並賦予她永恆之愛？



序幕

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滑鐵盧

松渥伯爵葛里翰的身邊繞著一群美女。但是這一次，他沒理會她們。

望遠鏡的銅環壓著他的眼睛，他專注地觀察東南方激烈的戰事。隔著這段距離，英法兩國的軍隊像是虛擬戰爭中的玩具兵。但是恐懼揪住他的胃，里翰知道他們不是玩具。

他們是人。

有父母、有妻子的人。他們的血肉之軀現在正被槍彈炮火撕裂，溫熱的鮮血浸濕了泥濘的大地。

陽光透出雲隙，照亮山下的血腥屠殺。一波又一波的騎兵在轟隆的馬蹄聲及閃爍的劍光中橫過田野。細若牛毛的步兵癱倒在泥地。加農炮冒出朵朵黑煙遮蔽了激烈的戰事。隆隆的炮聲混雜著來福槍的爆裂聲，微弱的鼓點，以及模糊的馬嘶人吼。

像個剛從噩夢中驚醒的人，里翰慢慢察覺有人在拉他的衣袖，這個人在對他說話，但是他卻沒能聽懂她的意思。

他將注意力自戰場拉回，對身旁的女人皺起眉頭。只見她在遮陽傘下戴著一頂俏麗的草帽，粉紅色的緞帶在輕風中舞動。小女孩般清純的臉龐上一雙澄澈的藍眸眨呀眨的。

但是賽蜜娜夫人一點也不純潔。她的道德觀就像他一樣低劣，這一點沒有人比里翰更清楚。

「回答我呀，」她說。「我們打贏老拿了嗎？」

我們。他用皮笑肉不笑掩飾羞愧。「還沒有。」

他再拿起望遠鏡，但被她揣住手腕。小嘴嬌嗔地嘅起。「自私的男人，讓我瞄一眼嘛！畢竟，我的丈夫就在那裏打仗哩。」

她將遮陽傘交給里翰，拿過望遠鏡打量遠處的衝突。裹著薄紗禮服的她看起來就像在觀賞一齣舞台劇。

里翰捏著遮陽傘的手指緊緊泛白。在他不爭氣的一生中就屬現在覺得最沒用。雖然他傲慢地站在這裏，身上繫著雪白的圍巾，晨服纖塵不染，黑色皮靴刷得晶亮。

而英格蘭人正躺在下面死亡。

幾小時前他和幾個朋友乘著馬車來此觀看戰役時他覺得多神勇。在法蘭西人可能進攻的疑雲下，布魯塞爾的百姓紛紛逃往安特物浦。但是里翰並沒有隨著第一發加農炮而越過英吉利海峽逃之夭夭。他渴望這個與危險共舞的機會。

現在他爲自己的天真感到懊悔。只有膚淺的人才會將他這種躲在防線之後觀賞戰役的行

爲稱之爲勇敢。他的同伴顯然沒注意到他的內心掙扎，兀自談天說笑。不時，尖銳的女子笑聲隨著遠處的炮火起伏。

他勉強將視線投向戰場。下面的人絕不是錫做的玩具兵，而是有榮譽的男人，他們對自由正義的信念給了他們爲英格蘭捐軀的勇氣。

沒用的懦夫！他父親的聲音自冰冷的記憶庫浮現。里翰的太陽穴一陣悸痛，思緒沈入黑暗的地獄。母親心碎的啜泣。父親殘酷的斥責。哥哥的屍體躺在路邊的血泊中。他自己驚恐萬狀地逃走，躲藏。

他躲避不了痛苦的事實，克凌的死是他的錯。他的恥辱，怪不得別人。

從那時起，里翰著了魔似地證明他的大膽。騎最快的馬，狂賭爛飲，同輩之中無人能出其右。他引誘過的有夫之婦多得數不清，甚至還在決鬥中傷了其中一個的丈夫。在倫敦，他的狂妄之名不脛而走。

但是到頭來，他父親仍然是對的。

葛里翰，威斯侯爵的次子及爵位繼承人，是個無用的懦夫。

蜜娜頓了頓足。「哎，可惜！我們距離得太遠，分不清哪個是哪個軍團。」

在她旁邊，一位穿著大膽的女士用手絹按按嫣紅的面頰。「拜託妳不是要建議我們移近一點吧！」

蜜娜聳聳肩。「當然不是。我不會想見到那些傷兵。」

她們的交談像隔著一層霧送進里翰的耳膜。一股熱氣自他冰冷的四肢向上擴散，敲擊他的腦門。汗水自他的眉毛、胸膛滴下。

傷兵無助地躺在地上。憤怒地吶喊，流血致死。

就像他哥哥的血一直流，一直流。

「爵爺，我真高興你沒蠢到自願應徵入伍。」蜜娜靠著里翰，胸脯貼著他的臂膀低喃。「想想看，親親，過了今天你的甜心就可能終於自由了。」

她漂亮的臉蛋突然顯得僵硬俗麗，與五彩面具無異。但令他噁心的是他自己。

沒用的懦夫。

燥熱失去了控制。他知道只有一個方法能消除那個責罵的聲音，將它深深埋葬進遺忘的深淵。

他茫然地轉身，但是蜜娜攀著他的臂膀，面露不解。「親愛的，你看起來好嚴肅，我不是故意說得那麼白。請原諒我。」

「去死吧！」他掙脫手臂，兀自穿過群聚的女士。

她們讓出一條路，像喜鵲般發出吃笑。有幾個隨即交頭接耳，無疑正在盡情享受惡名昭彰的爵爺甩掉他情婦的最新喜劇。

沒用的懦夫。

他逃往聚集的馬車，推開正在打盹的車伕，自行跳上駕駛座。抓起韁繩和馬鞭，他吆喝

兩匹黑馬沿著車轍奔跑前行。他依稀聽到有人叫他的名字。

馬車廂搖晃抖動。他自眼角看到車廂門轉開。一個人攀著車門半晌，繼而爬上駕駛座坐在里翰旁邊。

石亞烈喘著大氣，冒出濃烈的白蘭地酒氣。「老天爺，松渥，我應該猜得到是你。你這樣屁股著火地要趕到什麼地方？」

「那裏。」里翰放慢車速，頭朝戰場點點頭。「我忘了你在裏面。」

「你想做什麼？」

「加入我們優秀的軍隊。你快下車。」

亞烈用手扒扒頭髮，藍色的眼睛已經模糊不清，領巾歪斜扭曲。他對準銀瓶又喝了一大口。「我和你一起去。」

「不行！」里翰咬著牙說；他不能讓朋友捲入自己的贖罪行爲。「你喝醉了。此外，你家裏還有妻子在等。」

亞烈沈默半晌。「或許凱琳沒有我比較好。」他的聲音苦澀，反射地扭動手上的婚戒。里翰再一次地爲了亞烈頻頻用酒消愁而責怪石凱琳。他從沒見過這位造成他朋友如此鬱悶的女人。她不願陪同丈夫旅居倫敦，寧願待在約克夏的石氏莊園。

「沒有女人值得爲她而死。」里翰說。

亞烈正色看他一眼。「相反地，我希望有一天你自己也能認識這種情愛。」

里翰的心內一陣空虛；接著隆隆的炮火聲分散了他的注意。「我們不要再爭論浪漫的優點。現在你快點走。」

亞烈挺直肩膀。「不，就當我的愛國情操突然發作了。我也要參戰。」

「那就隨你了。」里翰聳聳肩。

他要參戰和愛國情操一點也扯不上關係，而是他想暫時忘卻心中的惡魔。

沒用的懦夫。

狂亂的心緒又浮了上來，促使他立刻採取行動。他猛地扯緊韁繩，馬車以駭人的速度向前衝刺。不消一會兒，他們遇到一列蹣跚而行的傷兵。槍炮發出的煙硝籠罩千瘡百孔的麥田。前面什麼地方，喇叭手吹出急促的集合號樂。一片密密麻麻的紅衣步兵橫過下一座山脊，衝向不知藏身何處的敵人。蘇格蘭軍團的風笛混雜了槍炮的呼嘯與騎兵的怒吼。

放眼所及，死屍遍野。里翰跳下馬車，抄起一把棄置在地上的長劍。他的血液沸騰了，一心只想用殺敵來剷除心中的魔障。

「幫我，爵爺。」一聲沙啞的男孩聲音。

里翰低頭看到一名英格蘭徵兵，他的臉色灰白，一隻腳不自然地扭曲。那個年輕人抬起染血的手懇求。

里翰猶豫不決。前面幾百碼外的險境——他變態的自我救贖——吸引著他。男孩怪異的傷勢令他噁心，他覺得自己的腿也要癱軟了。

接著同情心戰勝了嗜血的渴望，他扔下長劍。在亞烈的協助下，他將男孩扶上馬車。他行動不便的傷患見狀紛紛呼救。負責運送傷患的醫護兵數量嚴重不足，里翰不自覺地陷入將傷兵輸送至野戰醫院的忙亂中。

一整個下午，他不斷用馬車載送傷兵。那是一種嚴苛、骯髒，又累人的工作。泥濘卡住了車輪，他和亞烈不得不下車推抬。空氣燥熱得像火爐，夾雜著污濁的血腥及煙硝異臭。大地不時在騎兵的衝鋒下顫抖。更多的時候，傷重的士兵還沒送抵醫院已命喪黃泉。

里翰的努力只換得心裏的嘲諷。那個聲音譏諷地表示他之所以待在後防是出於膽怯，而不是對人的憐憫之心。他頑固地繼續，冀求筋疲力盡後的麻木。若是在倫敦，他會到拳擊場打到心神麻痺。但是那麼做，就像現在，只能暫時解脫。他知道他的心永遠找不到真正的平靜。

夕陽餘暉觸及死亡的大地，戰事仍方興未艾。加農炮戰呼嘯過暗沈沈的天空。一陣瘋狂進攻後英格蘭兵團奪取了敵陣，留下更多的死者傷兵。

在醫院卸下又一批傷患後，里翰疲憊地倒在駕駛座，隨著暮靄降臨，團團霧氣席捲而下，步槍的射擊聲顯得空洞而遙遠。

馬車搖晃著上坡，亞烈仰起頭喝乾他的銀酒瓶。他突然咧嘴一笑，髒污的臉龐露出森森白牙。「乖乖，老兄，若是那些淑女名媛看到你這個模樣，她們定會說你是英雄。」

里翰看著自己染血的衣服，沾滿泥濘的長靴，不覺扮個鬼臉。他的領巾不見了，連同外

套一起撕給一個腹部受傷的步兵做止血綑帶去了。「更可能的是，她們會尖叫著朝相反方向逃跑。」

「少耍嘴皮子。女人最愛——」

一陣猛烈的炮火湮沒了他的話。馬車登上坡頂，散戰炮殼發瘋似地爆裂。一排法蘭西炮兵站在不到十碼之外，朝濃霧中冒出頭來的英格蘭步兵開火。

里翰暗罵自己判斷錯誤，一面掙扎著指揮馬車掉頭。「趴下去！」他對亞烈大叫。

「才不！」亞烈站起來，隨著跳動的馬車搖晃。「我們抓把槍衝過去！啣啣！」

他的身體突然猛地抽搐一下後向後仰，繼而手抱著胸摔落馬車。

一顆炮彈削過里翰的耳朵。他跳至地面，落進及踝的糞泥。大地的反彈幾乎震得他暈死過去。

他慌亂地爬向亞烈。昏暗的暮色下，一塊致命的鮮血染紅了他的襯衫。里翰的恐懼比槍炮的呼嘯更來得強烈。「醫生，」他咕噥。「你需要醫生。」

亞烈似乎沒聽見。他胡掏一下口袋，繼而將一個東西塞到里翰手上。是一個瑪瑙浮雕鎖盒，上面刻著身著白袍，雙手舉向天際用鑽石鑲飾的孤星。打開鎖盒，里翰看到一個面帶笑容而五官精緻的黑髮女子的畫像，她的眼睛閃亮，面龐美若天仙。

「凱琳。」戰爭的喧鬧幾乎蓋過亞烈的痛苦低喃。「你一定要照顧她……答應我。」里翰將鎖盒塞回朋友的口袋。「傻瓜，你自己會照顧她。」